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創系十週年叢書總序 i

導言 2

第一章
轉凡為聖的社會關係格局 11

第二章
與世俗西方分別為聖的
中國式皈依 33

第三章
塑造經濟生產力的道德話語 51

第四章
漂泊離散中的抱團適應 77

結語：神聖與日常之間的世界溫州人 109

參考文獻 128

導言

幾十年來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使中國人開始面對經濟全球化及其附帶的社會文化變遷所造成的各種挑戰，海外華人移民群體參與基督教的現象即是這一重大變遷之一。本書利用筆者及研究團隊成員近十年來在法國與義大利進行的多點實地田野調查，針對海外溫州華人移民基督教在當地社會經濟地位、所處的空間區位以及移民適應的方式這三個層面上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試圖理解在海外世俗化框架下華人移民基督教興起的原因與特徵。

事實上，不同於基督教文化主導下的北美社會，在高度世俗化的歐洲大陸，信仰基督教不僅不會帶給移民文化特權的地位，反而使移民基督教群體處在主流社會文化的邊緣。法國和義大利都是當代歐洲宗教世俗化的代表。法國是世俗化的一個相對極端的例子，擁有眾多的無宗教信仰人口並強調公眾不信仰的自由。義大利雖有大量名義上的天主教徒，但多呈現出宗教私人化與非組織化狀態。近年來在這兩國都出

現了大量以浙江溫州人為主體的華人基督（新）教組織。與全世界做生意的溫州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走出國門的華商群體之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標誌。今天的溫商在某種程度上扮演着跨國界的中國海外經貿代理人角色，他們通過民間自發的、幾乎無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網絡，不斷在全球拓展着中國的商業版圖。這一在全球範圍內活躍的溫州人經濟，促成了海外華人商城經濟的發展與擴張，同時也影響和形塑了華人社區的宗教信仰與組織形式。

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作為曾經的「洋教」已經被徹底本土化，成為地方中國社會的一部分。這就要求我們超越中、西二元對立的框架去探索中國基督徒自身的意義闡釋，即不再依賴傳統的中國人向西方宗教皈依的解釋框架，而把基督教放置在中國特定的地方性的框架中去檢視，尤其關注在中國現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同時，本土基督教不斷變遷和發展的過程。與其他宗教一樣，基督教並非一種憑空出現的無形無體的信仰，而是深嵌於地方歷史、族群記憶、社會活動與個人經歷中。基督徒之間的互動或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互動，也並不會發生在一個空白的文化景觀之中。基督教作為一種跨國宗教的到來，與當地中國人的生活經歷、認同糾纏在一起。隨着全球市場經

濟與全球化進程的加劇，華人宗教也隨着移民被帶到世界的不同角落。解釋中國基督教這一制度化宗教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發展，不能僅停留在制度層面上的分析，更需要對彌散於教會制度發展中的日常宗教性進行社會文化的解讀與認識。因此本書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即是華人移民生活中展現出的神聖與日常的交織與變奏。

法國的華人教會主要以溫州移民為主，並聚集於巴黎這個商業貿易中心。筆者實地統計，在大巴黎地區約有二十家以溫州移民為主的華人教會，信徒人數上萬。他們大部分在國內已經成為基督徒，為了實現致富夢而來到法國這一世界時尚之都，從事小商品零售和批發貿易。義大利的華人教會以溫州人和青田人（青田曾為溫州專區下轄的青田縣，現隸屬麗水市）為主，大約有三、四萬的華人基督徒，並發展出了七十多個華人基督教會，在歐洲居於榜首。這些移民與法國的溫州移民一樣，大多在中國時就已經接受了基督信仰。華人基督教在一個漸漸世俗化的歐洲有如此顯著的發展，與其依靠家國紐帶的發展模式密切相關。

旅歐華人教會是以個體華商家庭為單位進行發展的移民組織，也常以家戶為單位計算教會規模。這



巴黎市中心的溫州商舖（照片由作者所攝）

個「家」是具有現實社會經濟功能和民間社會動員能力的，是嵌入在一個以華人商城經濟為依託的跨國網絡上的諸多堅實結點，而並不只是一個流離失所者急需棲身的「家」的隱喻。這一點也決定了它的全球適應性，與溫州人「四海為家」的創業精神相輔相成。華人教會網絡往往隨人員的遷移和個體商業的擴張，遍及諸多歐盟國家。華人移民教會與海外華商自發建立的眾多商會和聯誼組織一樣，都表達了中國人特有的家國文化認同，也往往傾向於擬家族化發展以及強化自身與國家的情感和制度紐帶。但華人移民教會往往比這些商會和聯誼組織更具社會公共性。溫州人教會在歐洲所獲得的房產資源都屬於華人社區的公共資產。尤其當部分溫州移民尚未取得合法居留權時，華人教會成為他們在海外唯一可以自由參與的，存在於家與國之間的最大的社會公共機構，為他們提供形成意見和觀點以及進行公開討論和象徵參與的公共空間。這種海外溫州基督教的公共性和地方文化嵌入性，使其能夠在當地社區事務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形塑社區的信仰和價值觀；而教會領袖和積極份子則充當了地方精英的角色，在僑界和社區享有很大的影響力和聲望。

對於大多數中國移民來說，歐洲是一個經商的地

方，家和情感的歸屬依然在中國。華人基督徒也一樣，他們非常注意鞏固自身獨立於歐洲主流社會的空間，強調對家國文化的認同，宣揚與《聖經》相契合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如孝敬父母，既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也與《聖經》的教導相符。他們在歐洲熱衷購買教會聚會用的場所，是為了在異鄉擁有屬靈的「家」。雖然處於歐洲社會的文化邊緣，他們卻一直帶有一份從原生文化和信仰而來的自信，與當地主流文化與信仰保持一定的距離。教堂這個「家」為華人基督徒提供了情感上、靈性上的歸屬，也讓本來就處在歐洲社會邊緣的他們生活在一個安全溫暖的移民社會空間中。信仰身份的認同和對宗教社群的委身在此社會空間中得到加強。受教育水準低和語言不通的狀況限制了很多第一代華人移民的生活半徑。與非基督徒華人相比，詩班練習、禱告會、查經班、團契聚會、主日聚會、基督教節日聚會等教會活動佔據了華人基督徒大部分的非工作學習時間。通過這些活動，教會為華人基督徒創造了必要的社會公共空間。更重要的是，遍佈歐洲的基督教會網絡，使他們擁有較大的流動的社會空間。即使華人移民的經濟流動性使得他們中的一些人會舉家在城市間流動，教會的屬靈的「家」卻沒有變。常規化的教會活動和不斷重複的

宗教性儀式，加強了華人基督徒對此社群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也滿足了華人基督徒在海外對社會參與的需要。

法、義兩國的世俗化形式與程度雖然不同，但它們都強化了華人移民基督教群體與當地主流社會間的張力與離心力，客觀上加強了移民教會內部的凝聚力與宗教委身。這或許揭示了為什麼在極為世俗化的社會框架下卻得以聚集起全歐最大規模華人基督教群體的原因。對這些移民基督徒而言，長期穩定的教會參與，使他們能夠在跨國遷移與流動中充分建立歸屬感與互信並獲得情感上的依靠，以及社會物質方面的安全感。這種團體歸屬感，是由基督教團契通過營造基於信仰的集體生活產生的，因為擁有一個基於信仰的道德共同體，它往往比其他僑團組織更能吸引和凝聚普通華人華商。旅歐華人移民基督教並非海外華人的精英組織。相比而言，海外商會、協會和同鄉會主要構成了華商精英活動的平台，而華人移民基督教本質上是僑民信徒自我建構的一場民間運動。

一個高度中國化本土化的基督教能否為中國僑鄉和海外僑民社會提供一種適應全球變遷的價值觀，這是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也是一個需要通過實證研究進行檢驗的學術議題。隨着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

中的地位躍升，中國的基督徒，尤其是從事全球商業的商人信徒群體在紮根異域努力在海外創業的同時，愈發強調中國要在全球發展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中國基督教隨華人移民輸出到海外，這既是一個中國基督教全球化的例子，同時也賦予基督教中國化以新的含義。正是在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旅歐華人基督教融合了個體華商的家、教會屬靈的家與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從而凸顯了華商的家國情懷，這與以「同化」為主要進路的美國式移民宗教構成鮮明對比。

現階段歐洲華人移民基督教的最大特色是依託於華人家庭與華人商城的社會經濟紐帶的放射性發展模式，而這與中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是分不開的。華人移民基督教已成為海外華人訴說中國故事的重要制度性依託；教會為華人移民的社區活動提供了穩定的日常平台，以使參與者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下實現經濟社會的融入。在此基礎上，基督教信仰不僅與中國價值觀與情感的表露並不相悖，而且對後者具有積極鼓勵的影響，成為凝聚家國情懷的紐帶。本研究並不限於一個特定地點的華人信徒群體，而主要以遍佈法國與義大利的溫州華人教會系統以及系統內的基督徒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是基於在多個華人教會以及

基督徒生活日常中收集的民族志材料，¹ 來敘述一群忙於生計的非精英華人基督徒，如何通過中國式的基督信仰實踐，抱團協作，在跨國遷移和不斷流動中構建具有情感與意義的華人原籍社群的過程。

第一章

轉凡為聖的社會
關係格局

1 本文中涉及義大利的部分田野材料，由研究助理林黎君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間搜集所得。

在中國經濟全球崛起的過程中，華人移民基督徒商人已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建立了一套中國化的信仰實踐模式。尤其在歐洲世俗性的背景下，他們的經濟生活與宗教生活充滿了交集，在旅居國體現了較強的民族性。¹ 海外研究中國的人類學者強調了禮物實踐和商業交換之間的對比及其如何調解矛盾的辯證關係。² 浙江移民為主的歐洲華僑基督教社區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一種非市場關係和道德，建構了一種儀式經濟。這個散居海外的中國商人群體的發展存在着內在的張力。這是一個緊密聯繫的內卷式社區，但又具有

着全球聯繫。他們同時致力於神聖性的營造、家庭傳統的維持和城市商業現代性的探索，這標誌着當地以地方性身份為基礎的基督教的全球適應能力。如果這樣一個離散宗教團體只遵守超然和神聖的原則，而不進行商業參與，就很難在世俗化的歐洲為其靈性精神的存在和成長獲取一個獨立的都市空間。如果這個群體的成員只注重發展市場關係，而把宗教純粹視為一個融資和商業生產的平台，那麼這個由經濟行動者組成的群體就難以為繼，而且由於缺乏共同的文化認同，可能會面臨解體。

宗教在流動的人群中通常扮演較為突出的角色，這也表現在基督新教上。近代以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所記載的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往往都是以西方傳教士群體為主要刻畫對象。早期西方基督教首先隨傳教士來到人員流動性較強的中國東南部沿海省份，而海外中國僑民社區往往比中國境內的社區更容易接受基督教。這一外來宗教已漸漸與中國社會文化相結合，在僑居地成為中國化的基督教，伴隨民眾的國際遷移進行跨國的傳播與發展，在部分國家已然成為凝

1 曹南來、林黎君：〈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華人移民基督教：歐洲的案例〉，《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4期。

2 例如 Mayfair M. Yang, *Re-enchanting Modernity: Ritu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nzhou,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聚華人華僑的重要紐帶。³ 這一民族宗教現象在近代東南亞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華人教會與基督徒長期以來尋求在基督宗教非主流信仰的東南亞社會中以中國文化的方式表達基督教信仰。⁴ 雖然以儒釋道及民間信仰為基礎的傳統宗教仍然居於東南亞華人宗教信仰中的主流地位，但華人基督徒的比例增長迅速，近三十年來其增速已高於東南亞和世界基督徒的整體增

3 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Jifeng Liu, *Negotiating the Christian Past in China: Memory and Missions in Contemporary Xiamen*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22); 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曹南來、林黎君：〈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華人移民基督教：歐洲的案例〉，《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李樹熙：《聖經與槍炮：基督教與潮州社會（1860—190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張鐘鑫：〈近代東南亞華人基督教跨國網路研究〉，《東南學術》，2015年第5期；朱峰：《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近代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的個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4 Jean DeBardardi, *Christian Circulations: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the Local Church in Penang and Singapore 1819-2000* (Singapore: NUS Press, 2020); Jifeng Liu, "Proselytising the Indigenous Majority: Chinese Christians and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East Malaysia", *Anthropological Forum* 31 (2021), pp. 186-204; 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速。⁵ 華人基督教是如何依託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傳統人際關係與鄉土社會網絡進行跨國傳播的？華人信徒是如何處理信仰的中國化表達與基督教的全球化趨勢之間的張力的？本章所述的旅歐溫州基督教的故事，也是中國基督教的全球化傳播與海外華人世界的基督教中國化現象。

毫無疑問，對於以商人為主的中國移民，尤需側重從經濟的視角綜合社會文化諸因素來整體考察其間宗教的流動性。畢竟，經濟因素是驅動移民遷徙的首要原因。經濟因素長期以來一直主導着中國民間的移民模式，這從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漫長頻繁的互動中可以看出。⁶ 這種經濟網絡和宗教傳教網絡相互交織、互為表達的模式，是詮釋華人基督教在海外傳播的邏輯、路徑與機制的關鍵因素。

歐洲的華僑華人在中國的原居地以浙江溫州地區

5 張鐘鑫：〈當代東南亞華人基督徒數量的估算與評析〉，《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1期。

6 王賡武：《華人與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為主。⁷ 不同於來自閩粵地區的移民，溫州移民由於缺乏長期的海外定居經歷，他們中的許多人缺乏融入歐洲社會的動力。在他們看來，一方面中國的全球政治和經濟地位現在與歐洲不相上下；另一方面，針對中國移民的仇外情緒和種族主義近年來似乎也在上升。本章將民族志田野調查與話語分析相結合，以考察歐洲華僑華人的移民、宣教和商業實踐。自 2009 年以來的十多年內，筆者多次前往法國和義大利實地收集溫州移民基督徒的商業和宗教活動的第一手資料，並利用在法國和義大利訪學的機會進行田野調查。在當地研究助理的幫助下，筆者得以接觸並參與到這些移民的宗教與社會生活，進入包括他們的教堂、家庭、商舖以及婚禮和葬禮等活動場所與空間，進行參與觀察和生活史訪談。在新冠疫情期間，筆者依靠網絡平台收集了一些歐洲華人教會線上佈道的資訊。

通過跨國田野調查發現，一個高度中國化的基督

教已經紮根於「後基督教」的歐洲，其獨立自主的宗教發展空間，令其與歐洲當地的教會和基督徒並無多少交集。根據移民教會內部人士的各種估計，歐洲大約有三百多家華人教會。歐洲的這些中國基督徒與北美的華人基督徒一個很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大多不是新皈依者，而是在中國已經具有基督徒身份。筆者在前文中指出了法、義兩國華人基督教適應策略上的異同，強調其與世俗歐洲社會間的張力。⁸ 筆者希望在既有民族志研究基礎上，對華人群體的信仰與實踐進行更深層的討論、解讀與理論昇華，專注於挖掘華人基督教的內在發展動力與邏輯，並從跨宗教比較的角度論證基督教傳播的獨特性。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對世界基督教宣教運動的貢獻頗為有限，而中國內地一直是海外教會和教會組織宣教活動的「禾場」與接收方。近年來，隨着國際形勢變遷，中國與歐洲加強商貿交流與聯繫，以及全球基督教發展重心的轉移，中國基督教宣教運動的方向

7 李明歡：〈歐洲華僑華人研究 70 年〉，《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頁 22。

8 曹南來、林黎君：〈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華人移民基督教：歐洲的案例〉。